

一代天骄

——掌上千秋史 胸中百万兵
眼底五洲风雨 笔下有雷声

黄允升 李新芝◎主编

上

红旗出版社



毛泽东



一代天骄毛泽东

(上卷)

黄允升 李新芝 主编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代天骄毛泽东/黄允升, 李新芝主编.

—北京: 红旗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 - 7 - 5051 - 3150 - 7

I. ①—… II. ①黄…②李… III. ①毛泽东 (1893 ~ 1976) - 生平事迹

IV. ①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8160 号

书 名 一代天骄毛泽东

主 编 黄允升 李新芝

出 品 人 高海浩

总 监 制 徐永新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727

E - mail hongqi1608@126.com

发 行 部 010 - 64024637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字 数 106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ISBN 978 - 7 - 5051 - 3150 - 7

责任编辑 毛传兵 张明林

封面设计 李 妍

地 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 2 号

编 辑 部 010 - 64001608

1/16

印 张 56.25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8.00 元 (上、下卷)

欢迎品牌畅销图书项目合作 联系电话: 010 - 84026619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立志改造旧中国	(1)
第二章	参加建党	(22)
第三章	投身于大革命洪流	(40)
第四章	领导秋收起义	(58)
第五章	上井冈山	(68)
第六章	转战赣南、闽西和一场争论的总结	(88)
第七章	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	(103)
第八章	领导红军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108)
第九章	指挥红军粉碎敌军三次“围剿”	(119)
第十章	当选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	(151)
第十一章	受王明路线排挤、打击	(157)
第十二章	长 征	(183)

目 录

第十三章	奠基西北	(205)
第十四章	西安事变前后	(225)
第十五章	总结历史经验	(244)
第十六章	领导民族抗战	(256)
第十七章	坚持团结抗战	(285)
第十八章	整风运动	(316)
第十九章	大生产运动和组织起来	(354)
第二十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	(365)
第二十一章	党的七大	(378)
第二十二章	重庆谈判	(397)
第二十三章	争取和平民主	(419)
第二十四章	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并转入战略反攻	(429)

第一章 立志改造旧中国

一、走出韶山

毛泽东 1893 年 12 月 26 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南岸上屋场。字咏芝，后改为润之。

他的祖父毛恩普，字寅宾，一生贫苦，勤劳厚道。他的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原为贫农，曾因负债被迫当兵多年。父亲治家谨严，善于经营，由贫农变为中农，后又成为富农。父亲性情暴躁，对子女要求严厉。母亲文氏（文素勤），勤俭持家，敦厚慈祥，和善好施，乐于助人。胞弟毛泽民、毛泽覃。

毛泽东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唐家坵的外婆家度过的。这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全家大小 20 余口人，生活也比较富裕。在一大群孙男孙女中，多了个“根基不稳”的小外孙，外婆自然是对他格外宠爱。毛泽东在这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群体生活，同表兄弟姐妹们一块嬉戏，一道去放牛、打猪草等。从 6 岁开始，他就来到田里帮助劳动。

1902 年，毛泽东 9 岁了。父亲把他从唐家坵接回来，送到离家不到 200 米的南岸私塾读书，受启蒙教育，塾师邹春培。毛泽东同旧时所有私塾学生一样，先是从《三字经》读起，接着读《论语》、《孟子》、《诗经》等。毛泽东天资聪明，读书很用心，塾师教过的书，他都能背得。由于他自己学会了使用《康熙字典》，一些先生没有教的书，他也能读懂。在学习上，他不需要先生太劳神，因此，大家都叫他“省先生”。1904 年秋，毛泽东转学到关公桥私塾，塾师毛咏生。1905 年春，又就读于桥头湾、钟家湾私塾，塾师周少希。1906 年秋，又到井湾里私塾就读，塾师毛宇居。在井湾里私塾，毛泽东继续读四书五经，并开始练习书法。毛泽东在这里读的是《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书籍，但是他不喜欢读这些书，而是喜欢读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他曾背着老师读过《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等。当时的塾师毛宇居后来回忆说：“当时私塾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准学生看，

因此，他（毛泽东）总是偷着看，见我来了，就把正书放在上面。后来被我发觉了，就故意多点书，叫他背，但他都背得出来。”后来，毛泽东回忆自己喜欢读中国古典小说，认为这些书对自己影响很大。

1907年至1908年，毛泽东停学在家务农，白天同成年人一样在田间劳动，学会了扶犁、掌耙、扬谷、下种等农活，晚上则替父亲记账。但是，毛泽东的兴趣并不在这里。晚上他很快地记完账后，就躲进自己的卧室，点起桐油灯，读起书来。父母住在隔壁，总是催他早点睡，第二天早上好做工去。毛泽东听到催促声，便用布遮住灯光，继续看，并且常常读到深夜。精明的父亲很快就看出了他的把戏，反对道：你这样一夜熬掉了多少桐油，一个月下来就是几百文钱，这样下去，还了得？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能找到的一切书籍。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小说里有一点很特别，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个农民做主人公。毛泽东对此困惑不解，询问了许多人也都回答不出来。后来，他分析了小说的内容，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反而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他读完在韶山所能借到的书，还跑到外婆家，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了一些书来读。其中有一本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这是毛泽东非常喜欢的一本书。作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书中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主张。这一时期，他还读了另一位改良主义者冯桂芬著的《校邠庐抗议》，此书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表示了不满，并提出了一些富国强兵的主张。这些书，开阔了毛泽东的视野，激起了他要恢复学业的愿望。但是，父亲对儿子读这类书和小说是不赞成的，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儿子读一些经世致用的东西。有一次因为山林纠纷，他与别人打了一场官司，对方本来是没有理由的，但由于人家知书识墨，在大堂上引经据典，把无理说成了有理，而他自己则有理说不清，一片山地就这样被人家占了去。因此，父亲希望儿子能熟读经书，以后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后来，毛泽东继续求学能够得到父亲的同意和支持，这也是一个原因。

1909年秋，毛泽东复学，就读于韶山乌龟井私塾，塾师毛岱钟（即毛简臣），毕业于法政学堂，以讼笔著称于韶山一带。1910年春，毛泽东又来到韶山东茅塘毛麓钟家里读书，毛麓钟是韶山冲唯一的秀才，曾在蔡锷部下供过职。在这里，毛泽东选读了《纲鉴类纂》、《史记》、《日知录》等古籍，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这个时候，韶山冲清溪李家屋场从外地回来一位维新派教师李漱清，他常给韶山冲里的人们讲述外地的一些见闻和维新的故事。他主张反对佛教，提出“弃庙兴学”，要把祠堂和寺庙的田产拿出来办学堂，而这种学堂不再是过去的那种私塾，不拜孔夫子，不读四书五经，而是学一些新的科学知识。韶山冲里的人们对李漱清的言论议论纷纷，很少有人支持他。毛泽东则赞成他的主张，并拜他为师，向他问学求教，还经常去找他谈心，了解外面的新鲜事情。他们成了好朋友。

这期间，湖南长沙发生的一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0年4月，湖南闹粮荒，长沙饥民成群结队到湖南巡抚衙门请愿，要求救济，平价粃米，可得到的却是巡抚的无理答复。饥民们被激怒了，他们冲进衙门，砍断旗杆，赶走了巡抚。饥民的暴动最后遭到了野蛮的镇压，许多人被捕杀。这件事传到韶山后，毛泽东和同学们议论了许多天，他把这件事同韶山人们的生活联系起来，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们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因此，对惨遭镇压的饥民们深感不平。毛泽东后来回忆起这件事，认为这件事情影响了他的一生。

一些进步书籍和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对刚刚步入青年的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开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识，特别是他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这本小册子开头一句是：“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书中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这使毛泽东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就在这时，父亲为了使儿子走上一条兴业传家之路，决定要送毛泽东去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毛泽东对父亲的决定起初也没有反对，觉得当学徒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当他听说湘乡有个非常新式的学堂后，就决心不顾父亲的反对，要到那里去就学。他同母亲商定，邀请了舅舅、表兄和同族长者及老师来家相劝，有的告诉父亲，去那里学习，可以增加赚钱的本领。父亲终于改变了主意。在这次离开家乡时，他抄写了一首诗赠给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是根据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的诗略加修改而成。毛泽东把原诗中的“男儿”改成了“孩儿”，将“死不还”改成了“誓不还”。诗中表达了毛泽东一心向学、志在四方的抱负和志向。

1910年秋，毛泽东走出韶山，来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所学

堂，当时实行“新法教育”，除教经书外，还教授西方“新学”的自然科学和其他新学科。毛泽东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中外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学习很有长进，写得一手好文章，受到校长和教员们特别是国文教员的喜欢。他写的《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全校有名。当初毛泽东投考东山高等小学堂时，在试题《言志》的作文中，抒发了自己求学救国的志愿，受到校长李元甫的赞赏，说：“我们学堂里收了一名建国才！”

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期间，毛泽东经常到学堂的藏书楼借阅中外历史、地理书籍，了解到中国古代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等的事迹，对他们表示仰慕。他从一本世界英杰传里，读到了拿破仑、叶卡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的事迹，对他们的历史功绩深表钦佩，盼望中国也有类似的人物出现，以拯救民族危亡。他曾对同学萧子璋（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这里，毛泽东还读了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的关于康梁变法的书报，并且很喜欢这些书报。他反复阅读，有的可以背诵出来。他崇拜康有为、梁启超。他在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中连载的梁启超的《新民说》一文时，写了一些批语。对该文“论国家思想”一节所写的批语，说到两种君主制国家：“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这时期，毛泽东并不反对君主制度，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只是需要由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的维新派帮助他变法改革。

1911年春，经东山高等小学堂的老师推荐，毛泽东第一次来到省城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在湘乡驻省中学，他第一次看到了报纸——《民立报》，从此，读报成了毛泽东终生的爱好。《民立报》是著名的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从这份报纸上，毛泽东了解到他来长沙后不久，在广州由黄兴领导的反对清政府的武装起义的消息，读到了这次起义中英勇殉难的72名烈士的事迹。从这份报纸上，他还知道了孙中山这个人 and 同盟会的纲领，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

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国有”的政策，强夺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改为官办，并把筑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换取帝国主义的借款。这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保路风潮首先从湖南掀起，四川、湖北、广东也都立即发动了保路运动。毛泽东和同学们一起投入了这场斗争。他倡议并和另一同学带头

剪掉自己的辫子，还强制十几个人也剪掉辫子，用此来表示对清王朝的不满情绪。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距武昌不远的长沙城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形势变得异常紧张，湖南巡抚宣布长沙全城戒严。已经树立了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毛泽东决心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他决定和其他几位同学到汉口去，并积极地做着行前的准备。10月24日，湖南新军在焦达峰、陈作新的率领下，在长沙起义成功，建立了湖南军政府。许多学生投入军中，很快，一支学生军就组织起来了。毛泽东不必到汉口去了，但他不喜欢这支学生军，认为它的基础太复杂，于是就决定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而尽力。

毛泽东被编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一名列兵。后来，他还劝说两个同学参了军。他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交上了朋友，尤其喜欢湖南籍的一个矿工和一个铁匠。由于毛泽东能写字、做文章，可以帮助别人写信，而且有些书本知识，因此，大家都敬佩他的“大学问”。在新军中，毛泽东认真地接受军事训练，并且仍然十分重视研究时事和一些社会问题。他每月7元的饷银，除用于伙食2元和买水花去一点外，剩下的都用在订购报纸上。从当时鼓吹革命并正在讨论社会主义的《湘汉新闻》上，他第一次看到了“社会主义”这个新名词。他还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了兴趣，并热情地写信给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同时也同士兵展开讨论。

革命形势在急剧地发展、变化。1911年11月，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逼迫清政府取消皇族内阁，由他任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内阁。袁世凯用革命来吓唬清政府，但更以暴力压制革命。1912年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与袁世凯达成协议。清政府也被迫接受了中华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溥仪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这时，毛泽东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了军队，决定继续求学。

当时，长沙城内有许多学校，各个学校都通过报纸广告来招徕新生。可是，这时的毛泽东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却没有明确的主见，在专业的选择上举棋不定，犹豫再三。

他先后在6所学校报名投考。最后是看到一个警察学堂的广告，就去报了名。但在考试之前，他又被一所肥皂制造学校的广告所打动。这则广告说，该校不收学费，供给膳宿，并有津贴，还说，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毛泽东改变了投考警察学堂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于是又付了一元钱的报名费，投考肥皂制造学校。后来，他的一个在法政学堂学习的朋友不

断地劝他进法政学堂。这所学堂在广告上许下诺言，答应在3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保证期满之后马上可以当法官。毛泽东第三次付出了一元钱的报名费，报考法政学堂。毛泽东报考的第四所学校是一所商业学堂。这是受到另一位朋友的劝告，说国家现在处于经济战争之中，当前最需要的人才是能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毛泽东动心了，付了报名费，参加考试并被录取了。可是，他并没有专心下来，还是继续注意广告。一则把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说得天花乱坠的广告，促使毛泽东决定要去那里学成一个商业专家。他写信把这一决定告诉了父亲，使父亲着实高兴了一场，因为父亲是最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的。毛泽东报名投考的第五所学校就是这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并在这里学习了1个月。由于这所学校的课程大多数是用英语讲授，毛泽东不懂英语，而学校也没有用汉语教课的教师，所以他很快又退学了。

最后，毛泽东报考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为省立第一中学），并参加了入学考试。张榜结果，他名列第一。他进了这所学校学习。这所学校很大，学生也多。由于毛泽东爱好历史和文学，国文老师很喜欢他，并热心地帮助他，主动借给他《御批历代通鉴辑览》阅读。但是，他并不喜欢这所学校，因为学校的课程有限，校规也非常繁琐呆板。他读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在校学习不如自学更好。于是，毛泽东在省立第一中学学习了半年后，于1912年便退学了。

毛泽东离开省立第一中学后，寄居在长沙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开始了定王台的自修生活。

定王台，位于长沙城东南角。相传西汉的时候，有一个长沙定王，为了怀念他死去的母亲，就在这里修筑了一个土台子，经常登台向北方的长安眺望。后来长沙的老百姓就把这个台子叫定王台。清朝末年，这个土台已荡然无存，这里盖起了一栋两层楼的洋房。辛亥革命后，省政当局接受一些学者的意见，利用这栋房子办起了湖南图书馆。馆里购置了不少新书。这里比较偏僻，周围树木葱茏，环境幽静，是一个难得的读书场所。

毛泽东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定王台来阅读。无论酷暑寒冬，都持之以恒，雪雨无阻，从未间断。每天，图书馆开门，他总是第一个进去，闭馆时，又是最后一个出来，中午休息片刻，到街上买两块米糕做午饭。

在这里，他广泛涉猎18世纪、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著作。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还认真研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同

时，也阅读一些诗歌、小说、古代希腊、罗马的故事。

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一幅世界地图，并怀着极大的兴趣研究了一番：原来世界有这样大！在这个地图上，中国只占这么小的一部分，湖南更小，湘潭县没标出来，韶山更没影子了……世界既然这样大，人就一定特别多，人多问题就多……

毛泽东在定王台省图书馆的自修生活已过了半年。这时，住在湘乡会馆里的士兵和学生发生了冲突，会馆被士兵占了去，毛泽东被迫离开了这里。也就在这前后，父亲来了信，不赞成他自修，认为这是不务正业，并拒绝提供费用。就这样，毛泽东结束了他后来认为是“极有价值”的半年自修生活。

二、在湖南一师

毛泽东被迫停止了在定王台的自修生活后，开始认真思索自己的前程。他认为自己最适合于教书。在费用已无保障的情况下，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登出的一则有不收学费、膳食费低廉内容的广告，自然引起了他的兴趣。这时，他的两个朋友也鼓励他，于是，他投考并被录取。同时，他还很讲“义气”地帮助那两个鼓励他报考的朋友准备了入学考试的作文，使得他俩也进入了第四师范。毛泽东进入第四师范后，抵住了后来一切广告的引诱，在第四师范预科一班学习了一年。1914年2月，第四师范学校合并于第一师范学校，他又随之转入第一师范，共学习了4年半，至1918年6月毕业。

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后，毛泽东被编入预科第三班。由于一师同四师的春季招生不同，是秋季招生，因此，他同四师转来的同学一样，重读了半年的预科。1914年秋，他被编入本科第八班。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坐落在长沙南区书院坪。这里以前叫城南书院，是南宋理学家张栻讲学的地方，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隔湘江相望。辛亥革命后，在这城南书院早已荡然无存的书院坪，创办了第一师范学校。一师是一所比较民主开明的学校。在这里，毛泽东受到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方维夏、王季范等教员的影响，尤其是杨昌济对他的影响最深。1936年，毛泽东回答斯诺谁是他最尊敬的老师时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1918年8月，毛泽东来到北京，同萧子升等驻京主持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工作。在北京，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认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并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

员。在杨昌济的赞许下，毛泽东和杨昌济的爱女杨开慧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和恋爱关系。

在四师、一师学习的5年半时间，是毛泽东一生中非常重要的阶段。因此，他的学习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学习掌握救国救民的本领。他认为：“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而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而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己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如此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要求得真本领，必须刻苦学习，“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不厚，时惧倾圮。”

为了认识真理和追求真理，毛泽东决心学习“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的精神，“将全副功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他提出“文明其精神”，要刻苦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他与同学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只在一起谈论大事，即“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毛泽东学习十分认真、刻苦。他听课时做有大量的课堂笔记，课后自修时写有读书录，还全文抄录过一些他喜爱的书籍。这些课堂笔记、读书笔记等累积下来有几网篮之多。后来毛泽东把它们送回了韶山。1929年，国民党军队到韶山要抄毛泽东的家，附近的族人听到风声后，将这些本子和书籍搬到后山焚毁。一位曾教过毛泽东的私塾老先生，从火堆中抢出了一个笔记本和两册教科书，保存了下来。《讲堂录》就是抢出来的那本笔记，是现存下来的毛泽东的唯一的课堂笔记。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一师本科毕业班开设了修身课，所用教材是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毛泽东读了这本约10万字的著作后，写了1.2万余字的批语，留下了用红、墨笔打记的圈点、单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对书中一些哲学、伦理学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强调个人价值，主张唯我论，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传统观念和专制主义的束缚和压抑。

毛泽东喜欢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不十分感兴趣，反对将自然科学列为学校的必修课。因此，他将工夫多数都花在社会科学上，专心于哲学、史地、文学等。他博览群书，凡是能搜集到的古今中外的各种名著，如诸子百家、诗词歌赋、稗官小说、近人文集以及翻译成中文的外国名著等，无不浏览。他经济拮据，没有钱买书，只是有时买些折价书，大量的还是向老师同学借阅，并对一些他喜爱的内容，认真地抄录下来。《讲堂录》中就有他手抄的《离骚》、《九歌》。他在一师的同班同学罗学瓚在1917年9月26日的日记中记载：“余借毛君泽东

手录《西洋伦理学》7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手录《西洋伦理学》7本，足见毛泽东学习之认真、刻苦。

毛泽东很注重自学。课堂上的有限时间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望。他精心安排自学计划，读书不倦。晚上熄灯后，他就捧着书本，坐在走廊的路灯下，或者茶炉房里，借着微弱的灯光苦读，经常到深夜，有时通宵不眠。为了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的本领，有时他只身到学校后面的妙峰山顶学习，为“静中求学”，有时则来到车水马龙的长沙城南门口读书，要在“闹中求静”，磨炼意志。

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是毛泽东读书学习的突出特点。他每天“从早到晚，读书不止”。早晨很早就起床，做冷水浴或其他运动，然后进教室自习。上课时，静心听讲，认真笔记，课余时间或是进图书馆、阅览室阅读，或是找同学、老师交谈学问。晚上熄灯后，还要夜读。

在学习上，毛泽东广泛而虚心地向他人请教，共同探讨问题，交流学习心得。他认为，“学问”两个字组成一词是很有道理的。既要虚心好学，独立思考，又要好问，与人交谈讨论。这样才能真正取得学问。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处是毛泽东常去求学问教的地方。1915年上半年，杨昌济指导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这些人就到杨先生家中，由先生介绍和推荐读物，大家一起讨论有关读书心得。据黎锦熙1915年的日记记载，毛泽东从4月4日到8月29日这段时间里，在星期六或星期日到芋园黎锦熙住处拜访求教近20次，交谈内容包括“读书方法”、“研究科学之术”、“改造社会事”、“学与政”等。毛泽东从黎锦熙那里受益匪浅。1915年9月黎锦熙到北京工作后，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中还表示：“甚愿日日趋前求教。”黎锦熙对毛泽东十分赏识，他在日记中曾写道：“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宜示之以方也。”

在不断的学习和探索中，毛泽东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科学的学习方法。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追求改造世界的知识，他刻苦攻读，勤于思考，持之以恒，同时，广泛而虚心地向师访友，求学问教，与他人探讨问题，交流学习心得。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

“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是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热衷提倡的一个口号。他认为：“德智所寓，不外于身。”虽然“有甚高之德与智，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因此，他为了强壮身体，磨砺意志，同时也为了保持学习时的旺盛精力，刻苦地进行体育锻炼，并且持之以恒。

毛泽东进行锻炼的项目很多，主要有冷水浴、游泳、野游、爬山、露宿等。

冷水浴，这是杨昌济老师常年进行的锻炼项目。开始时，毛泽东只是模仿杨先生进行，通过实践，他认为冷水浴有两大好处，第一，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身体抵抗力，并能强壮筋骨；第二，可以培养勇猛无畏的气魄和战胜困难的精神。因此，他从模仿到常年坚持不懈地进行。一师浴室旁有一口水井，每天清晨天蒙蒙亮，毛泽东就起床来到这里进行冷水浴。他脱光上身衣服，吊上一桶桶的井水往身上浇，然后擦，擦了又浇，浇了又擦，这样反复十几分钟，直到全身发红发热为止。冬季坚持冷水浴不容易，可毛泽东却很习惯自然。有同学问他为什么能坚持，他回答说，只要下定决心，难关是可以突破的。

游泳，毛泽东从小就酷爱游泳。8岁时他从师邹春培读私塾。一次邹有事外出，嘱咐学生温书。当书读熟后，毛泽东就和几个学生到私塾前的池塘里戏水。邹先生回来见到后，非常生气，要学生对对子，对不出就要用楠竹板打手心。对子出的是“濯足”。取意孟子中“沧浪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毛泽东不假思索就对以“修身”。取意于《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邹先生不禁连连点头。不敢说毛泽东8岁时就把游泳同修身联系起来了，但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他就一直把游泳作为锻炼体魄、砥砺意志的一个重要手段。长沙的橘子洲是他在一师求学时常来游泳的地方。夏天水涨时，湘江水面宽三四里，他能从东岸游到西岸；秋冬之间，行人已经穿上棉衣，他还能在江中游上几十分钟。他的同学张昆弟、罗学瓚曾在日记中记述了他们当年一起畅游湘江的情景。1917年9月23日张昆弟日记记载：“昨日下午与毛君润之游泳。游泳后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将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罗学瓚在1917年9月20日的日记中也写道：“今日往水陆洲头洒渡，人多言北风过大，天气太凉，余等竟行不顾，下水也不觉冷，上岸也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气力，不得谓非运动中之最有益者。人言固足信哉？”他在10月8日的日记中又写道：“余前数日，因浴冷水，致身痛头昏。休养数日，少饮食，多运动，今日已痊愈，复与毛君泽东等往河中洗擦身体一番，大好快畅。”

爬山、露宿、风浴、雨浴等也是毛泽东锻炼身体常用的方法。与一师隔湘江相望的岳麓山，是毛泽东常去锻炼的地方。除爬山外，还在这里进行过风浴、雨浴等活动。张昆弟1917年9月23日的日记中还写道：“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彻，旷然有远俗之概。归时八点钟矣。”有一次，在一个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的晚上，毛泽东独自一人，顶风冒雨爬上岳麓山顶，然后又从山顶跑下，来到蔡和森家。蔡母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说，是为了体验《书经》上的“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这句话的情味。

一师校园里的君子亭和岳麓山的爱晚亭、白鹤泉以及橘子洲等地，是毛泽东经常露宿的地方。在寒霜时节，当夜幕降临时，他就邀请一些同学来到这里高谈阔论，直到夜深人静，然后各自找个地方，露宿至天明。

毛泽东经常进行锻炼的项目还有运动体操等，他曾自编过一套“六段运动”体操。

毛泽东在刻苦进行体育锻炼的同时，还对体育理论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他写了一篇长达7000余字的《体育之研究》，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在1917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对他在二师的体育锻炼作了回忆：“我们也热心于体育锻炼。在寒假中，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十一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在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不仅刻苦攻读死的书本，而且还善于读“活”的书本。他常说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他在课堂笔记《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他倡导走出学校，走向社会，了解社会，“周知社会”。他从《民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有两名中国学生旅行全国，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他想效法他们的榜样，由于没有钱，便决定采用“游学”的方式，先游湖南。所谓游学，本是旧社会一些读书人，利用“游学”写字作对联送人，变相行乞。毛泽东用这种形式，深入农村，接近农民，得到了许多教益。

据有关记载和回忆，毛泽东在一师期间曾游学三次。

第一次是1917年7月中旬至8月16日。7月中旬，暑假开始了。毛泽东邀萧子升和准备回安化老家度假的同学萧蔚然，开始了一次游学。这次游学，历时一个多月，途经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城乡，步行近千里。一路上，毛泽东每天清晨早起，做过“六段体操”后，追记笔记，留下了许多笔记和心得。师生们传阅了这些游学笔记后，称赞他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

第二次是1917年寒假。毛泽东步行来到浏阳文家市。他在铁炉冲陈赞周同学家住了几天，和农民一起挑水、种菜，晚上，同附近农民谈心，针对当地没有

栽树的习惯，宣传种果树，造福子孙，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食果。并动手栽了几棵板栗树。他还到西乡土桥炭坡大屋陈昌家走访。

第三次是1918年春。由于学校驻扎了一个旅的兵力，学校被迫停课。毛泽东趁此机会，同蔡和森徒步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游历半个多月，了解农村的政治、经济等情况。

通过几次游学，毛泽东广泛地了解了中国社会，更加了解了农村的现实情况，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他认为这是读“无字之书”。后来，毛泽东曾不无感慨地对斯诺回忆道：“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三、“五四”运动的风云际会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国际上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国内，专制与共和、民主与封建的斗争异常激烈，整个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时期。特别是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最初叫《青年》）杂志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在这样一个新的方生、旧的未死的充满矛盾的年代里，毛泽东怀着强烈的爱国心，时刻关注着中国和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思索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他主要通过报纸杂志，了解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成了一师校园内闻名的“时事通”。一师一个可容纳几十人的阅览室，是毛泽东天天去的地方，那里面有湖南、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的报刊。毛泽东读报刊非常认真，常常随身带着地图、字典和笔记本，报刊上提一处地名，就查看地图，找出位置，疑难字则查查字典，凡重要消息、文章、资料，不论长短，他总是从头至尾认真读完，并做摘记，写出心得。

1915年5月7日下午3时，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9日下午6时前答复1月18日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于5月9日接受了除个别条款外的全部要求。消息传到湖南，一师师生义愤填膺。为了揭露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修正案，学生们集资编印了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几篇文章和资料，题为《明耻篇》。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些文章和资料，并做了批注。他在封面上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915年从夏至冬，毛泽东参加组织了第一师范进步师生开展反日、反袁斗争。当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声甚嚣尘上时，毛泽东团结